

文学研究丛书

WENXUE YANJIU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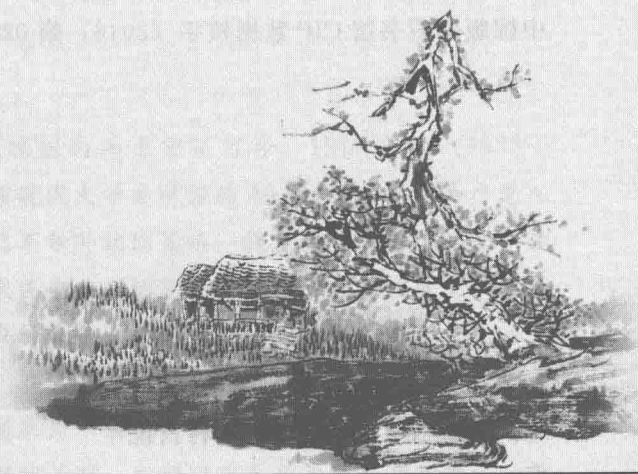
时代诉求与革命规限下的乡村言说

——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研究 (1937—1949年)

杨利娟 著

新华出版社

本书由人文在线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时代诉求与革命规限下的乡村言说

——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研究 (1937—1949年)

杨利娟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代诉求与革命规限下的乡村言说：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研究：1937~1949 年 / 杨利娟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3

ISBN 978-7-5166-2330-5

I. ①时… II. ①杨… III. ①乡土小说—小说研究—中国—1937~1949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6136 号

时代诉求与革命规限下的乡村言说

作 者：杨利娟

责任编辑：赵怀志

封面设计：人文在线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校对：刘保利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北京人文在线文化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3

字 数：213 千字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330-5

定 价：3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内容提要

解放区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的关系密不可分。1940年代（1937—1949，即以断代方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指的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采用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并轨的策略，将文学整合进民族国家建设方案之中，把国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本文从革命叙事角度解读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的革命化历程。

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四章，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指出民族国家想象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点，而解放区文学与民族国家想象有深刻关联。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实际上是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国家想象的投影，而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则作为开启民族国家梦想之门的文化动力被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革命性方案之中。

第一章考察了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的生成语境。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催生了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1940年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当务之急，《讲话》浓缩了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艺构想。在《讲话》规约下，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方式独具特色。

第二章探究了知识分子在《讲话》规限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命运遭际。赵树理、丁玲和马烽是其中三类不同的代表。赵树理秉承自由意志的创作因吻合了时代诉求而被革命意识形态借用，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炒作痕迹；丁玲在规训下转身，曾经桀骜不驯的性别意识趋于消隐；而马烽则是《讲话》孕育出来的正典革命样板作家。

第三章论述了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主旨。革命是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中闪闪发光的名词，农民在革命的激荡中翻身、成长，以社会主角的地位涌进历史舞台，劳动妇女则在革命家务中立命安身；诉苦斗争会是



农民庆祝翻身的盛大政治狂欢仪式，而日常生活成为他们进行革命大联展的嘉年华会。

第四章分析了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的审美风尚。文学作品审美风格的呈现最终是经由叙事抵达的，而叙事蕴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以《讲话》为核心的体制化文学生产轨道中，实录和简化成为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讲述中国革命故事的主要叙事特征，小说相应地呈现出写实基调和明朗激越的审美风格。

结语部分认为应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理性看待解放区文学，并就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几个误区进行了简要辨析。

目 录

绪论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1
一、问题的缘起：民族国家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点	1
二、研究的基点：乡村形象——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国家想象的投影	7
三、研究的意义：文学革命化——开启民族国家梦想之门的文化动力	14
第一章 生成语境：战火中的缪斯之舞	22
第一节 民族危机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22
一、生死存亡关头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	23
二、“立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命门	26
第二节 毛泽东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艺构想	30
一、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聚焦点	31
二、革命·农民·知识分子：《讲话》关键词解读	34
第三节 解放区农村小说建构民族国家理想的独特方式	39
一、新国民精神的革命修辞	40
二、第一视野屏蔽第二视野	44
第二章 创作主体：被规训的自由	51
第一节 革命制造：“赵树理方向”的身份认证	52
一、“方向”的出场：主体意志与时代诉求的耦合	52
二、错置的经典：工农兵文学旗帜的五四精魂	58



第二节 当自由遭遇规训：丁玲的转身	64
一、革命：丁玲两度左转的精神驱动与政治外压	64
二、延安时期丁玲女性意识的潮起潮落	71
第三节 正典化的革命叙事：马烽的文学朝圣之旅	76
一、政治优位：阶级意识驱逐文化批判与性别审视	77
二、人文情怀：意识形态叙事中的潜隐话语	85
第三章 叙事主旨：惟有革命多壮志	92
第一节 革命农民：浮出历史地表的群像	92
一、革命农民序列：从“地之子”到“党之子”	93
二、劳动妇女形象：性别道路上的革命景观	100
第二节 斗争会：翻身农民的政治狂欢仪式	107
一、诉苦：阶级认同的集体再生产	108
二、斗争：革命狂欢的暴力场景	114
第三节 农民日常生活图景的革命大联展	120
一、私人空间瓦解：农民情感 T 台上的革命“秀”	121
二、乡村亚文化的政治占位：俗世风情画卷中的革命艳影	127
第四章 审美风尚：政治诉求的艺术演绎	138
第一节 政治“流水线”上的文学生产	138
第二节 实录：农村世相的革命蒙太奇	153
一、写实：农民生活的时代镜像	153
二、择录：革命阈限下的乡村书写	158
第三节 简化：革命颂歌的提纯	165
一、简化历史：线性叙事与情节突转	165
二、简化现实：乡村社会的阴阳脸与平面化的人	177
结语 当梦想照进现实	187
主要参考书目	194
后 记	201

绪论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一、问题的缘起：民族国家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点

在 20 世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学事件中，“重写文学史”无疑是一道最耀眼的景观。随着“20 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一系列崭新概念在 80 年代的闪亮登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伊始形成的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史叙述模式遭到了质疑和解构。观念的更新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在传统治史框架内围绕着左与右、进步与反动的革命主线来编织文学史时被冷落和遗忘的作家作品开始被打捞出来，在焕然一新的视域中重新估定其意义和价值。这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突破是从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再次举起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旗帜，以五四精神传人的姿态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二是强调文学的艺术性，认定文学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以形式批评来解除文学研究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禁锢。当然，这两个方向上的突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①

“重写文学史”和以“20 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这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确实为此前貌似红火但视角失之单调的文学史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并出现了一大批视角新颖、品质不俗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学史研究范式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渐渐失去了活力，如强弩之末，日渐呈现出疲软、枯竭的态势。究其原因，80 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 50 年代以

①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引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来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化为对立面，以解构这种文学史框架为己任，致力于开掘和疏浚五四以来的精神资源和批判强势意识形态话语，从而以凶猛的火力基本完成了颠覆旧模式、建构新范式的重任。因为其有明确的对抗目标，当其参照系轰然倒塌，而自身渐渐成为主流模式时，它则如入无物之阵，陷入四顾茫然的窘境。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以启蒙意识形态取代革命意识形态来重写文学史，只是对以往文学史叙述结构的某种颠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结构。这种较之传统僵化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更具弹性的治史方式虽然在新的维度上进行了研究范围的扩张，从新的价值坐标出发重估作家、作品，将被传统文学史弃置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史现象纳入其叙述框架，但其视野仍然是有局限的。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追求的是对传统文学史的反动，力图把“颠倒过来的再颠倒回去”，因此，艺术审美价值被当作反抗政治功利性的手段抬高到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评价尺度。这种以审美或者艺术价值取代政治评判的做法表明其仍然拘囿于传统的以某种意识形态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研究窠臼中，研究视野仍不够宏阔。尽管启蒙之路任重道远，启蒙话语仍然奏效，但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资源，这种文学史建构方式在把握和解释现代文学的整个历史过程上，日益显出其局限性。而且这种把文学研究当作思想启蒙的工具，与以往将文学当作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似乎并无二致，同样也有将文学研究引入工具论误区的嫌疑，从而导致文学研究内在活力的消失。在思想启蒙或者艺术审美为尺度的价值参照中，尽管现代以来的作家作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掘，但研究对象的快速繁殖并没有相应带来更富有价值的问题。如果不彻底更新研究范式，这种文学史叙述模式最终也会有生命力耗尽的一天。新的研究范式呼唤新的理论视角。“民族国家想象”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为研究现代文学洞开了一片新天地。

“民族”这个概念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个词语在汉语中的使用相当驳杂，是一个斯芬克司式的概念。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常常混为一谈，互相置换。本文不准备去考察这个词语的复杂历史沿革和跨语际的“游历”问题。但当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反殖民侵略并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后，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必要回到它原来的政治意义上理解。民族的核心词汇是 nation，在这个理解中，nation 被看作是首先在英国、法国而后向全世界蔓延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们“是同封建主义、宗主国权



威，尤其是教会和教皇的统治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出现的。新出现的这些民族，从一开始就与拥有主权的政治国家同义。毋宁说，民族是独立国家的有机体，是政治斗争和政治机器的产儿”。^① 以现代政治意义切入是理解由 nation 为核心而翻译过来的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起点。为避免语义混乱，本文统一采用与 nation 的现代意义最接近的“民族国家”概念。

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中，最富号召力的是美国学者安德森对“民族”的界定。他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 关于“民族”为什么是想象的，他这样解释：“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并进而指出：“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对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它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因此，他总结说：“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③

安德森对“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这样理解的：首先，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大团结，就算他们或许涵盖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其次，从“民族”诞生和成长的历史考察，民族总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而“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最后，“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④ 而上述三方面的理解，则分别涉及到了现代

① 王逸舟：《民族主义概念的现代思考》，见《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③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④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主权和人民。换言之，安德森正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因此可以说，安德森对民族所做的“想象共同体”的结论实际指的就是民族国家想象。

民族国家想象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① 安德森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形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②

“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为研究者考察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基于此，刘禾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再认定：“‘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③ 而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这种宏观历史语境则隐含着这样一个潜台词，即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结构。“正是在民族这个层次上，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才被看作是集合在一起的。……现代化在理论方面基本上是属于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论。”“五四”启蒙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发生整体转型开始，在中国社会的意识世界构成中，存在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从过去对传统文化中比较明显的缺陷大都是极为分散的反应转向广泛和积极的决心，决心要创造一个‘新中国’。”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正是在启蒙目标百家争鸣的纷繁论争中，很快在整体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民族性，奠定了一种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价值规范，从而使文学的建构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结伴而行。^④

新的理论视角的引入使关于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一伴随着“重写文学史”浪潮而出现的新人耳目的理论视角更广阔的背景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反思的双重历史语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8页。

③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见唐小兵编：《再解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④ 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326页。



讲,这是中国社会不断深入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映射。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的发表可以视为这一研究课题发轫的标志。他明确地将民族性的思考与中国文学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有关鲁迅作品“民族寓言”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诉求。随后一批海外华裔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把民族国家想象当作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要素进行研究的结果陆续介绍到了国内。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刘禾的《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国民性理论质疑》,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等著述因其思考视角的独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备受学术界瞩目,且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王一川的《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东方丛刊》1997年第1、2辑),杨春时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断裂和复合》(《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朱德发的《现代的民族性与民族的现代性——论中国文学的价值规范》(《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特别是旷新年的《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表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①2003年9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成为第一部在现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自此之后该视野从现代文学拓展到当代文学领域,出现了杨厚均的专著《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此外以民族国家视点观照文学现象的博士论文还有:武汉大学魏家文的《民族国家意识与现代乡土小说》(2005年5月),山东大学冯昊的《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2007年4月)。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可以视作学术研究态势和走向的“晴雨表”,由此可见“民族国家想象”在文学研究中受到关注的程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讨的确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要担当起完成中国现代性追求的重任,就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联系在一起;而另一方

^① 此处参考了杨厚均的《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面，在现代性追寻中，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总是要调动一切有利的方面来进行，而文学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①自近代以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而文学也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启发民智、凝聚民心、再造国民的重要工具，理应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起到推动作用。对文学的这种功利化的认识，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直接导致了现代文学创作中一些基本母题的形成。因此，把现代文学放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获得一种新的认识。

本书便是基于此展开论述的，并以1937—1949年（即以断代方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指的40年代，也称1940年代）的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中华民族饮恨吞声、奋起自救和浴火重生的时代。40年代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它是一个中间环节，上承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学”，同时又下启后半个世纪的“共和国文学”。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从40年代文学切入，就可以起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的作用。40年代文学（小说）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50年代以后的文学（小说）研究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研究，是有一种“发生学”的研究意义。^②

按照约定俗成的称谓，当代通行的文学史教程常常将1940年代之前的乡村叙事称为“乡土文学”，把建国后“十七年”关于乡村的小说创作命名为“农村题材小说”，但对于从富含自然村落色彩的“乡土”过渡到颇具政治组织意味的“农村”的解放区乡村叙事，迄今却没有固定的指称。不同述史者对其称谓各不相同，称其“解放区乡土小说”、“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解放区农村小说”者皆有之。本文认为解放区乡村叙事开启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源头，因此追根溯源将其命名为“解放区农村题材小说”（以下简称解放区农村小说）。之所以选择解放区农村小说为论述对象，是因为“在解放区文艺创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小说。……特别是在农村题材方面，在小说的民族、群众化方面，解放区的小说对于五四以来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并且对于当代文

① 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② 钱理群：《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学的创作有着重大影响”。^① 本文所指的农村题材，是指解放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生活的小说，如农村土地改革、减租、复仇清算等各类阶级斗争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主等封建现象。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当时在解放区出现的大量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军队生活的战争题材或曰军事题材小说实际上也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延伸与发展，因为兵士大多都是穿上军装的农民。由于这类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发展成了革命历史小说一脉，本文所指的农村小说将其剔除在外。

二、研究的基点：乡村形象——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国家想象的投影

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理直气壮地将农村和农民当作认识整体中国社会的核心，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的‘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文学研究界也有人呼吁，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学者必须越来越关注那些底层的“乡土意识和民间情怀”。因此，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变革，要真正深入地参与和介入到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改造与精神重建过程中来，如果离开了中国乡村这个“社会深层”，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②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文学有自己面对乡村、理解乡村和想象乡村的独特感情、独特姿态与独特视角。它要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话语方式对这种现代性变革做出自己有力的回应，以不断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古国，“中国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农民文学，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文学这样，与农民形象农民问题有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缘”。^③ 作为农耕文化的核心地带，乡村成为20世纪整个中国形象的总体象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关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

①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12页。

②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5页。

③ 雷达：《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梦想。”^①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则成为现代性语境下民族国家想象的投影。

根据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的看法，“作为一种媒介，文学所显示的所有固定形态都只能是一种想象。文学甚至能将人类所有的特性具体化为一种非真实的幻象，这种幻象是文学呈现千变万化的相关事物特征的惟一途径”。^②因此，文学中的乡村形象是被想象出来的，是一种非真实性的虚构，并不能作为判断乡村真实生活的参照。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想象世界的方式，文学中的虚构又不乏真实的因子。正像沃尔夫冈所说：“现实的栅栏被虚构拆毁，而想象的野马被圈入形式的栅栏，结果，文本的真实性中包含着想象的色彩，而想象反过来也包含着真实的成分。”^③费西特也有名言曰：“无物长存，无论是在我之外，还是在我之内，所有的只是永不停息的变化。……世间惟有想象；它们是唯一的存在，它们以想象的方式认识自己。”现代文学就是以想象的方式，进行着自身现代性命题的建构，以想象的激情，推动着处于进行时态的现代性价值梦想的实现。

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乡村叙事中，小说因承担的叙事功能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有着内在的契合而在众多体裁等级中脱颖而出，占据了主流地位。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如何变成现代的中国，其中个人主体的觉醒和确立，具有信仰和行动来源意识并进而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其关键性的因素，而“农村想象”则可以看成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毛泽东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形象”。所以王德威说：“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或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乎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

①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②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①

中国是一个泱泱农业大国，文学中的乡村形象直接负载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关于 20 世纪中国乡村形象的想象效果，孟悦曾借助《白毛女》文本的演变过程分析到：“乡土生活作为一个景观是由‘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第一次带入表现领域的。二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乡土作家如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等。但很快，新文化对于乡土社会的表现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短篇《祝福》和《故乡》，当然还有《阿 Q 正传》。三十年代也有不少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把乡土呈现为一个社会灾难的缩影，只有不多的几个作家（如沈从文）力图以写作复原乡土本身的美和价值，但多笼罩以一种抒情怀旧的情调。新文学主流在表现乡土社会上落入这种套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者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理的一个空白。”^② 这番论述清晰地展示了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并非现实生活的真实镜像而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拟真世界。

在 20 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中，对于中国乡村形象的想象从整体上看基本有三种：一种是鲁迅所开启的启蒙现代性传统。在 20 世纪乡土小说流派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由于种种原因在 30—80 年代归于沉寂，直到 80 年代以韩少功为首的寻根小说的出现。第二种是三十年代京派小说中发展成熟的审美现代性传统。在 40—50 年代由解放区作家孙犁独传，不久即悄然归隐于历史地表，直到 80 年代汪曾祺的浮出。第三种是源自茅盾，由解放区文坛获得强化和合法化的革命现代性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下，它独标傲世；文革后，革命现代性遭受极大挫折，这一传统遭受冷遇，被大力削弱。自 90 年代以来，有些乡

①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

②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 年版，第 201 页。



村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又开始传承革命现代性的理想因子。^①从纵向来看，自晚清时期民族国家意识的诞生到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乡村叙事经历了由“改造国民性”到建构新国民精神的历史变迁。因为民族国家建构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不同，民族意识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反映在乡土小说中，就是其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和艺术风尚的变化。

晚清以前，中国人心目中尚没有国家的概念。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亡国灭种的危机催生了有志之士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抵抗外侮的愿望，民族国家意识由此浮现。民族危机意识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良药。参照西方启蒙运动中产生的民族国家理论，建立一个与西方相抗衡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诉求。20世纪初，梁启超就在其《少年中国说》中想象着一个现代的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少年中国的出现。在这场旨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改良运动中，梁启超等人将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推向了中心地位，并使之与政治发生了密切关系，自此以来中国文学开始负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任。

五四时期，经过艰难求索，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尤其是农民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乡土小说应运而生。有感于中国农民精神状态的萎靡不振和愚弱麻木，诞生于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以改造国民性作为创作目的。这个时期民族国家的建构侧重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国民精神的塑造，因此强调对失去活力的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鲁迅在投身文艺之前，曾思考过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提出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两个重要侧面：个人的现代化和国家的现代化。没有个人的现代化即国民精神的觉醒，国家的现代化就缺少根本的基础和前提；而国家的现代化又是个人的现代化获得充分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一个远离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家的现代化的努力是通过文学唤醒国人沉睡的现代意识，重塑国民灵魂体现的，因此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文化批判色彩。作为五四启蒙主义者的杰出代表，鲁迅满怀对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再造的伟大理想

^① 参见李震：《论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